

麦克白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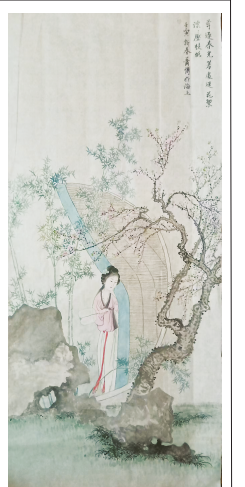
廖伟棠

我少年时看《麦克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麦克白夫人幻觉自己手上的鲜血怎么洗也洗不掉,觉得命运的报复非常恐怖。稍大一点看了黑泽明由此改编的《蜘蛛巢城》,麦克白夫人化身鸢津浅茅夫人,直接在血盆中洗手,以血洗血,越洗越烈,这东方“怨念”的加入更显示了莎士比亚对执迷者深沉的悲悯。“五一”假期前夕,我在香港文化中心剧场看了由香港进念·二十一面体剧团策划、以诗人翟永明的相关诗作改编演出的多媒体剧《麦克白夫人·诗》。我看到,首先吸引翟永明的,是另外两只手:一只手由始至终没有出现,却像某种“道德律”一样一直催逼着麦克白夫人,也催逼着舞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们的善恶决断,那就是敲门的那只手;另一只手更为关键,是川剧版麦克白才有的麦克白夫人藏在衣袖里的。

2001年,翟永明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田蔓莎的川剧新编独角戏《马克白夫人》后深受震动,写了一首《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从此开启了诗与剧的对话因缘,最后成就了我今天看到的《麦克白夫人·诗》。《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里面已经提到“谁在敲门”这个关键诗句,这涉及了翟永明作为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写作先行者所一直关心的主题:女性话语。当一个传统“相夫”女性获得话语权的时候,她首先是疑问:“谁在敲门?”这个疑问一直持续到她行凶、疯狂、死亡。“谁”是没有性别的,但我们潜意识会加一个男性声音给它,它可以是上帝、命运、魔鬼、恶念……讽刺的是,当它确定是折磨人的良心而对麦克白夫人进行反噬的时候,它似乎和麦克白夫人一起成了女性。那么在莎剧《麦克白》之外,麦克白夫人是否有救赎的可能?《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里面早藏了端倪。

莎剧里没有水袖,水袖是中国戏曲将女性角色情绪变化进行具象化的一个魔术般的法宝。我们在《麦克白夫人·诗》里就足以像翟永明一样被田蔓莎饰演的麦克白夫人那满舞台飞舞、控诉天地、抗击命运的水袖所震撼,因其模拟的形态为水,它注定是阴性的力量——泪和汪洋也是女性最强的力量,至于忠贞和野心,从莎剧而来,被水变化了万千。挥洒水袖的手,是麦克白夫人除了畏惧的血手和敲门的手之外,她能掌控的唯一力量。《麦克白夫人·诗》里构成另一条“剧情”线,恰是由诗人翟永明、古琴音乐家巫娜以及戏剧艺术家田蔓莎构成的,而且她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水袖里的手”:她们的艺术。

或长、或冬或西的瓜,还开花儿,还长叶儿,还带刺儿。对了,你听到没有?那些时不时跳出文字的虫叫、鸟叫、虎狼叫,最好听的是人世上的土鸡瓦狗齐声叫,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冯大才子和刘亮程们在嵩山太子沟驴声驴气驴叫。不才老河马,总算在冯杰的才思纷飞里品出了点儿四方五味,仅此一点儿,我就想把他的庄稼全都连根拔了,慢慢地煮吃、煮吃,剥剥熬汤喝,也许有一天,吃饱喝足,我也能进化成一匹能在散文这潭黄泥里打滚儿的真正的河马,有成色的老河马,岂不妙哉?



仕女图 中国画 萧博

绸衣和蜡烛

史航

她想志摩却不敢出门打电报:“我怕,电报局没去过不知在哪儿。”后来学会打电报,却不知志摩的家乡砣石用英文是怎么写的。她心里有点气了,气他在家乡不回来:“老头子是要紧的,小妹妹呢,就该冷落不成么?”“我不管我亦去跳舞了。我这礼拜北京饭店去了三次了,一去就有人与我跳舞。我亦穿绸衣了。”小曼知道志摩也会留心别的女子:“我哪能使你见了好看的人不动心呢。你的眉眉也不是个天仙美女,你敞开着吧。我不是配管的。”

赌气的同时,她欢喜于仆人祥顺的报告:“小姐你出嫁这四五年,守岁蜡烛都是我一起点的,隔会儿看就差了四五寸。今年却是一般齐的。”

小曼认定这是她与志摩白头到老的吉兆。她的日记与书信,因他融为一起。

“一个月之前,我就动了写日记的心,因为听到先生们讲各国大文豪写日记的趣事,我心里就决定来写一本玩玩。可是我

不记气候,不写每日身体的动作,我只把不敢向人说的,借着一支笔和几张纸来留一点儿痕迹。不过想了许久了老没有实行,直到昨天,摩叫我当信一样的写……我才决心如此的做了,等摩回来再给他当信看。”

后来她去了一次山中,就想着万不得已可以一起躲了去,“花二三千块钱买一座杏花村”“每年结的杏子,卖到城里就可以度日”“竹篱柴门,再种下几样四季吃的素菜”“再不然养几个鸟玩玩”。

养鸟和写日记都是“玩玩”,她懒得用更书面的粤语来修饰。但她又不是真玩得起,有时她自觉不过是人家的“解闷球”,就黯然。

这还是气话,不是认真的控诉。就像她跟她的摩说:“也许朋友们的劝慰是有理的,你该离开我去海外洗一洗脑子,也许可以洗去我这污浊的黑影。”她一点不污浊,但就是懒。

“志摩不知逼我几次,要我

同他写一点序。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只叫随便涂几个字,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不是头晕就是心跳,只好对着他发愣,抬头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圣旨来,我就可以立时停笔。他也只得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没有办法,去耽着吧。回头又要头痛了。”

徐志摩遗作《云游》出版,她终于写了序,以上的话就是序里的。

徐志摩曾好言规劝:“小曼聪明有余,毅力不足,此虽一般批评,但亦有实情,此后务须做到毅字。拙夫不才,期相共勉。”

就是两个小孩子过家家,一个拙夫,另一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1949年后,她进了画院,有了单位。陈巨来回忆:小曼吃任何东西,多喜吐渣,吃香烟至多吸十分之二,即丢了。抽的还都是中华、牡丹。画院开很严肃的会议,不少同事(也都是著名老画家)还惦记捡她烟头,殊不严肃。老画家吴湖帆也是1949年后与小曼结识的,他很感慨:“当年把她看豁达了。”就是说,看走了眼。

遇见冯杰

曲令敏

河南北中原的冯杰,诗、文、书、画并茂,是一位公认的奇才,拿奖拿到手软。前不久,在郑州的一次读书活动中,我遇见他,问他说过的散文秘笈——到一个地方,要“吃小吃儿、听小曲儿、看小妮儿”是真的吗?特别是最后一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透过看“小妮儿”的衣着,看这个地方的经济水准。我先道听途说,把衣着的“色”错会成了猎艳的“色”,实在龌龊得很。吃饭时碰巧和他坐在一起,趁便厚着脸皮要书、要签名,人家问要哪一本?尴尬了,我压根儿不知道

人家出过三十多本书。记得买过他的《鲤鱼拐弯儿》和《非尔雅》,猛地问起来,我连第二本书的书名都想不起来了!越是久坐并底越是狂,先前读过人家的几篇散文,喜欢之余,总觉得不够端庄、不够深刻。特别是那篇写葛巴草的,跟我认识的葛巴草一点也不亲。葛巴草用龙头一米多长,河岸沟岸,多了去了,不大会儿就揭一捆,牛、马、驴都爱吃。葛巴草根儿刨出来很多,多好的柴火呀,他竟然说没有别的草好!割草的孩子,大人都不喜欢……

见了他的人,再读他

1966年10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随几个同学有机会进中南海怀仁堂。

怀仁堂,清末时曾叫仪鸾殿,为慈禧太后的寝宫。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挟制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仪鸾殿被联军占领,不幸被火焚毁。辛丑议和,慈禧回到北京,重建仪鸾殿,改为西式洋楼,初名佛照楼,后更名怀仁堂。

怀仁堂年久失修,十分破旧。北京和平解放后,解放军进驻北京。钟灵随军入驻,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对中南海进行清理,整治,修缮。怀仁堂成为修缮重点,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南海布置科,由钟灵任科长,布置科有花匠、木匠、漆匠等共108人,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梁山泊108将。

唐老鸭(唐师曾)发来的几张照片知悉,鲍蕙芬在他身边,年三十时还给他送过饺子。据我所知,鲍蕙芬曾经试图挽救这场婚姻。后来的分手,媒体都说是鲍提的,实则是庄则栋。我多次拜访过鲍蕙芬,30多年了,我与她至今一直有联系,因她曾答应过我写“自传”。她每有新著出版都会寄给我一册。2014年我将收藏的几十张关于鲍、庄的老照片寄给鲍蕙芬,她很感动,说太有意义了,夸我真是个有心人。

丽江之春

戴蓉

在丽江,春天往往是这样的:半夜至凌晨最冷,早上八九点太阳一出来便暖意融融,中午至午后阳光炽热,一不小心便有晒伤之虞。下午两三点钟找个地方泡上一杯茶翻翻闲书,虽南面王不与易。菜市场里往往有一两个卖花生的摊子,小炉子上堆满冒着热气的带壳花生,有种暖老温贫之感,花生佐茶甚为相宜。

在一家客栈的院子里发现一棵开白花的云南含笑,风过时荡起一阵芬芳。江南的含笑花香得含蓄温柔,有点像香蕉的味道,花期也没有这么早。偶然望见嫩绿的柳芽悄然从柳枝上探出,心里一阵欢喜。春天是这样的季节,总觉得树干树枝里都有生命的汁液在流淌。初生柳叶有个雅称叫“青眼”。表示器重的“青眼”常见,但我更喜欢隐喻青春年少的“青眼”,王安石写过“青眼坐倾新岁酒”,而指代柳芽的“青眼”最为形象。远处有玉龙雪山,抬头柳色已新,正是僧人释正觉“青眼柳春深,白头山雪早”这两句诗的写照。

在白沙古镇老友店里买了草编篮子和竹篮,半人多高的竹篮,日后打算放在书房里装书画卷轴。还有一个黑色的木凳,据说是三百多年前的制品。店家将它放在门口,上面放了个插了松枝的水罐,它大概也没有料想到有一天会跟我回家。镇口有家服装店,衣服、饰品和鞋子大多是店主用云南老艺人的手工布料裁剪制作的,一排手织蜡染布鞋面、羊皮包边的鞋子让人移不开视线。高原和海岛,彩色和撞色出现在衣饰上并不突兀,反而有种落落大方的天然意趣。售卖手工编织物的小店里,我的目光越过琳琅的衣物,落在一幅悬在高处素白的织物上。店主说这是曼陀罗图案。我被这图案和织物的手工之美震慑。“很多人都问过,之前我一直不卖,不久前我又钩了一块,才决定把它售出。原来它等的是你。”

我住的那家民宿,主人老邓来自广东。早餐我们吃米线,他吃白粥油条,有时甚至只是几根广州寄来的蛋卷,一天到晚不离手的倒是云南的古树红茶。他招呼我和他的广东朋友一起吃饭,鸡汤打边炉,汤里有鲍鱼和夏季速冻的切片松茸,广东的鲮鱼饼炒小白菜心,一道橄榄菜蒸排骨颇有广东茶楼早茶餐点的水准。一餐饭里,言语和食物既有广东人的乡愁,也有被同化了的云南元素。入夜,隔壁客栈的年轻人聚集在门口放烟花。烟花是日常生活中不计成本的奢靡消费,昙花一现的光影,以自身的碎裂来完成。火药如此应用,有种中国式的幽默。这些年轻人是来丽江参加集训的运动员,在高原训练后,回到低海拔地区,大约就能像武侠小说的侠客,练武时身缚沙袋,日后除下沙袋便身轻如燕。

谈庄则栋

张昌华

对庄则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曾是《乒乓启示录》的责任编辑。见到庄则栋,我的第一眼印象是“高大帅”,一睹其风采,也是件快事。我说1987年我到您府上去过,(鲍家祖产四合院,那时他与鲍已离婚,搬出)拜访过鲍女士,还见过您的儿子鲍飏。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掏出带来的《庄则栋与佐佐木墩子》,请他签名。他是用软笔签的,一笔一画,秀丽遒劲,字非常漂亮。庄则栋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从老友



难忘怀仁堂

谢俊美

怀仁堂,清末时曾叫仪鸾殿,为慈禧太后的寝宫。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挟制光绪皇帝逃往西安。仪鸾殿被联军占领,不幸被火焚毁。辛丑议和,慈禧回到北京,重建仪鸾殿,改为西式洋楼,初名佛照楼,后更名怀仁堂。

怀仁堂年久失修,十分破旧。北京和平解放后,解放军进驻北京。钟灵随军入驻,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对中南海进行清理,整治,修缮。怀仁堂成为修缮重点,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南海布置科,由钟灵任科长,布置科有花匠、木匠、漆匠等共108人,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梁山泊108将。

唐老鸭(唐师曾)发来的几张照片知悉,鲍蕙芬在他身边,年三十时还给他送过饺子。据我所知,鲍蕙芬曾经试图挽救这场婚姻。后来的分手,媒体都说是鲍提的,实则是庄则栋。我多次拜访过鲍蕙芬,30多年了,我与她至今一直有联系,因她曾答应过我写“自传”。她每有新著出版都会寄给我一册。2014年我将收藏的几十张关于鲍、庄的老照片寄给鲍蕙芬,她很感动,说太有意义了,夸我真是个有心人。

的文,原来碎银子、蓝瓦片儿、马勺、夜壶都优雅。这位大才子看上去有点儿腼腆——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黑、灰、素的那种,可人家偏偏满腹经纶都是书卷气,行文走向,切竹、断草、劈山药,汤汤水水都是诗。《浮生六记》吗?太正经了。《夜航船》吗?三教九流太密集了,跟冯杰慢悠悠骑马打弹弓的痞帅不相当。郑板桥吗?有点像,只是冯杰无论真假都不曾装过糊涂。诙谐多谋、堪为江南才子唐伯虎最佳狐朋狗友的祝枝山,倒是与冯氏味儿近性也投。总之,读冯杰让人想到江南才子,想到八大山人,想到齐白石,想到徐悲鸿的马。

冯杰的诗和文不用配图。走亲访友一样挑起他文字的枝条慢慢走,时不时你就会发现,《诗经》里的好男好女,《聊斋》的狐灵鬼气,《红楼梦》的悲风戏语,璀璨几千年押韵和不押韵的石桥、古寺、旧城墙,卖油的、卖菜的、骑驴的、坐船的,都忍不住来冯氏的散文中滚成或圆

醒来是不可能的,在睡梦中衣服就全部穿好了,然后迷迷糊糊地坐在马桶上开始漫长的“开机过程”。这个时候为了节约时间,我通常会

睡到人间饭熟时

胡笛

趁机给他刷牙洗脸,直到有一天他用自己有限的成语反驳我:“妈妈,你不是说做事情要一心一意吗?我拉臭臭也是需要一心一意的,一边拉臭臭,一边洗脸是三心二意。”我只好赖皮地跟他说:“你一心一意拉臭臭就行了,其他是妈妈在做,不算你三心二意。”早饭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在家吃的,让他拿在手上到车里再吃。最初的一段时间,幼儿园的新鲜劲儿没过,他还能坚持上学,慢慢地他开始不愿意上学了,早上叫他起床就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先是不动声色地拒绝穿衣服,然后是拒绝出门,反复询问“再过几天才是周末啊?怎么还没有

到周末啊。”到最后,他开始拒绝下车,有好几次都是老师把他抱进幼儿园的。

回到家附近的幼儿园上学以后,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再也没有听到他哭着不肯上学的声音。他甚至开始喜欢上幼儿园了,两百米的距离让他觉得无比安心,到校门口就摆摆手,说:“你们回去吧。”有活动的日子他甚至期盼去幼儿园,当他起不来床的时候,我俯身悄悄在他耳边说:“今天幼儿园是不是有春游呀?”他一骨碌就能爬起来,自己穿衣服,还催促大人快点,生怕赶不上大巴车。

大城市的工作生活节奏都是快的,拧得太紧的发条是需要松一松才能长期使用,无论大人小孩翘首以盼周末的到来,春日迟迟,就让他睡到人间饭熟时。

十日谈

清晨你如何起床 军号声,在我生命里刻下了无法更改的生物钟。 责编:郭影